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草帽下的夏天

张雪峰



儿时的乡下，乡下人麦收前有两样东西是必须要备下的，一样是镰刀，一样是草帽。镰刀是割麦用的，收过麦后就没有什么用了。草帽可是大有用场的，对于一个标准的农民来说，夏天可以说是在草帽下度过的。

平常是不大容易买到草帽的，买了也没什么用。我们这里有个小满会，据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会上大都是卖农具的。也有几个卖草帽的，地上铺个席子，席子上摆几摞草帽，每摞都有一人高。草帽有着高高的顶，宽宽的帽檐，下面有条皮筋。帽檐宽，易招风。又是圆的，风刮到地上，车轮一样滚得快，有时还借助风气飞上半空，在后面追草帽是相当狼狈的。草帽有白色的，是麦秸秆做的；有黄色的，是稻秸秆做的。白色的好看些，制作上麻烦些，比黄色的贵上两毛。女人爱美，买白色的居多。男人更加注重实用，都买黄色的。

新草帽有一股新鲜的干草的清香味道，父亲买来的新草帽，我总爱拿来闻个不停，那贪婪的样子像是一个酒鬼见到了美酒一样。我们小孩子不怎么参加割麦的劳动，草帽自然也没我们的份。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们每人一顶草帽，天不亮就去割麦了。我们有时候也去地里拾遗漏的麦穗，站在地头，在滚滚的麦浪中，几乎看不见人

堂侄中考前，为了缓解他的压力，堂弟夫妇邀请我在双休日，带他到附近的果园去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。

这是一位中年农民承包的果园，面积虽然不大，里面的品种却不少，黄桃、油李、枇杷等等，一簇簇地分布在不同的栽植小区里；尤其是黄桃，在春末夏初更是吸人眼球，它们仿佛羞赧的少女，一个个娇美地躲在翠叶之中，似乎在等待心仪的人们前来采摘。

一直在城里长大的堂侄显然十分兴奋，拿起竹篮就直奔硕果摇枝的桃园。经过专门修整的桃树尽管不是很高，但是要想采摘到那令人垂涎欲滴的黄桃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；因此个头高挑的堂侄在采摘时也是阻力重重，可他始终认为“长在高处的就是最好的”，一会招呼他的妈妈赶快去拿板凳，一会高喊他的爸爸火速去搬木梯。这样咋咋呼呼半个多小时，他的竹篮里其实并没有几个黄翠鲜嫩的桃子。

相比之下，堂弟夫妇

们的身影，只看见一顶顶的草帽在起伏，像是一片金色海洋中飘浮着的一叶叶扁舟。麦地里没有任何绿荫，阳光直射下来，像一团火如影随形地跟着你。草帽有宽大的帽檐，能挡住一部分阳光。但脑袋被草帽紧箍着，不一会头上脸上就全是汗，头还有点晕。这是我长大后，加入到了割麦的行列里才知道的。当时还以为草帽能遮挡一切呢。

碾场更离不开草帽，割麦时草帽主要是防晒，碾场时还能防土。麦秸上的浮土，麦糠的碎屑，不戴上草帽，麦场上的人一会儿就成了包公。碾完一遍休息的时候，草帽又成了女人的坐垫。男人不讲究，席地而坐，草帽也拿了下來，让脑袋解放一会儿。可草帽却不能休息，宽大的帽檐最适合作扇子。若是孩子来吃奶，吃饱了睡着了，草帽可以拿来覆在孩子肚子上，又成了被子。听到有卖麦黄杏的或卖冰棍的，草帽翻过来，就成了盛美食的小筐子。下雨了，往小孩子头上一扣，草帽又成了雨伞。

场里的活儿忙完以后，地里的草已经长满了。人们早出晚归，几乎天天守在地里。草帽自然是形影不离。草锄一遍之后，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。走走亲戚，访访老友，赶赶庙会，夏日的乡间小路上，走着的是戴草帽的老人，有时，手里还牵着一个被草帽遮住了眼睛的孩子。傍晚纳凉的时候，手里也拿着草帽，不时地挥动一下，驱赶那些爱凑热闹的蚊虫。

秋天了，天凉快了，阳光不晒人了，蚊虫也绝迹了，草帽才被挂在墙上。回过头来想想，夏天真还是在草帽下度过的。

的竹篮可是满满当当的。堂侄在一旁看了很不服气，说他采摘的那几棵桃树，要么是别人捷足先登了，要么是结果率太低的缘故。

“孩子，你的埋怨没有什么道理，这些桃树都是我一手管理的，也没有别人先行一步，你之所以采摘得比别人少，是因为你的方法出了问题，你应该先摘下离你最近的桃子，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，不要好高骛远，更不要异想天开……”承包果园的中年男子抚摸着儿子的头，语重心长地说。

是呀，在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，我们常常雄心壮志地将目标定得高远，并且摩拳擦掌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这种想法不仅没有错，反而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应该大力提倡；不过值得强调的是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干什么工作，我们都必须立足实际，量力而行——摘下离你最近的桃子，这才是品尝成功果实的第一步！

听了我的引申解释，堂侄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“我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思了，你们是希望我首先摘下中考这个小‘桃子’，然后再去展望高考那个大‘桃子’吧！”堂弟夫妇四目相视，嘴角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心灵的慰藉

耿艳菊

傍晚六七点钟的光景，正是晚饭时光，家里到处洋溢着轻松、愉悦、幸福的味道。我把刚做好的荆菜凉面端上餐桌，忍不住又深深嗅了嗅荆菜的味道。一餐饭忙下来，虽然一直被荆菜清新怡人的香味包围，依旧闻不够。

荆菜是昨天从千里之外的老家带到这个城市的，一路上，我小心翼翼抱着一捆荆菜，仿佛这样就能把故乡和快乐带在了身边。

荆菜在我们乡下司空见惯，每家的小菜园里都会长着一片荆菜。夏日里，我们常常用它做凉面，清清凉凉，简单味美又省事。记得从前，我每年放暑假在家，父母不舍得让我去田里干活，我就在家里看看书，做做饭。那时候，我做得最多的就是荆菜凉面。

快到晌午，我先去小菜园里掐一把荆菜叶，清洗干净，放在碗里备用。接着和面，用面条机压好面条。然后，大锅小锅一起忙起来，大锅里添上水煮面，小锅里也添上水，做荆菜鸡蛋卤。这个卤着实清素简单，拿几个鸡蛋磕在碗里，搅碎，均匀地倒进小锅里烧开的水中，放上盐，再把洗净的荆菜叶放进去，再搁一些香油就可以了。煮好的面过一下凉水，然后盛两勺荆菜蛋花卤浇在面条上，一碗清凉清香的荆菜凉面就做好了。

父亲母亲顶着炎炎烈日从田里劳作回来，还没进家门，就听见他们爽朗的笑声。父亲总是夸张地说：“在田里，我就闻到了荆菜凉面的香味。丫头，快给我来一碗！”

多年前的场景一想起来，不由眼中温热，心底涌动着简单的幸福。

当我风尘仆仆，带着故乡的荆菜出发，当一碗荆菜凉面端在手上，整个人莫名感到踏实妥帖，心清心宁，烟尘滚滚的前路也一片清新明媚。生活的奔波劳累，人生的烦恼和苦闷也在这一碗简单的面里瞬间消解。不禁笑着感叹，所谓美味，并不是奇和珍，也不是味蕾带给人的震撼，而是心灵和精神上给人的慰藉吧。

手机里播放着古诗文讲解，正讲到莼鲈之思的张翰，他在洛阳见秋风起，因思吴中菰菜羹、鲈鱼脍，不禁曰：“人生贵得适意尔，何能羈宦数千里以要名爵！”于是弃官还乡。

西晋人张翰的故事，我们并不陌生，以前总是钦佩他潇洒不羁的生活态度，这个傍晚再次听到，我内心里又多了一份深深的理解。远离故土，在他乡漂泊生活的人常常会思念故土的食物，而那些食物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之所以令游子魂牵梦萦，是因为在复杂的尘世里，那是我们内心的桃花源，蕴藏着简单、安稳、快乐的小世界。

就像我手里的这碗荆菜凉面，它的做法简单得很，却美味至极。

摘下离你最近的桃子

钱续坤

